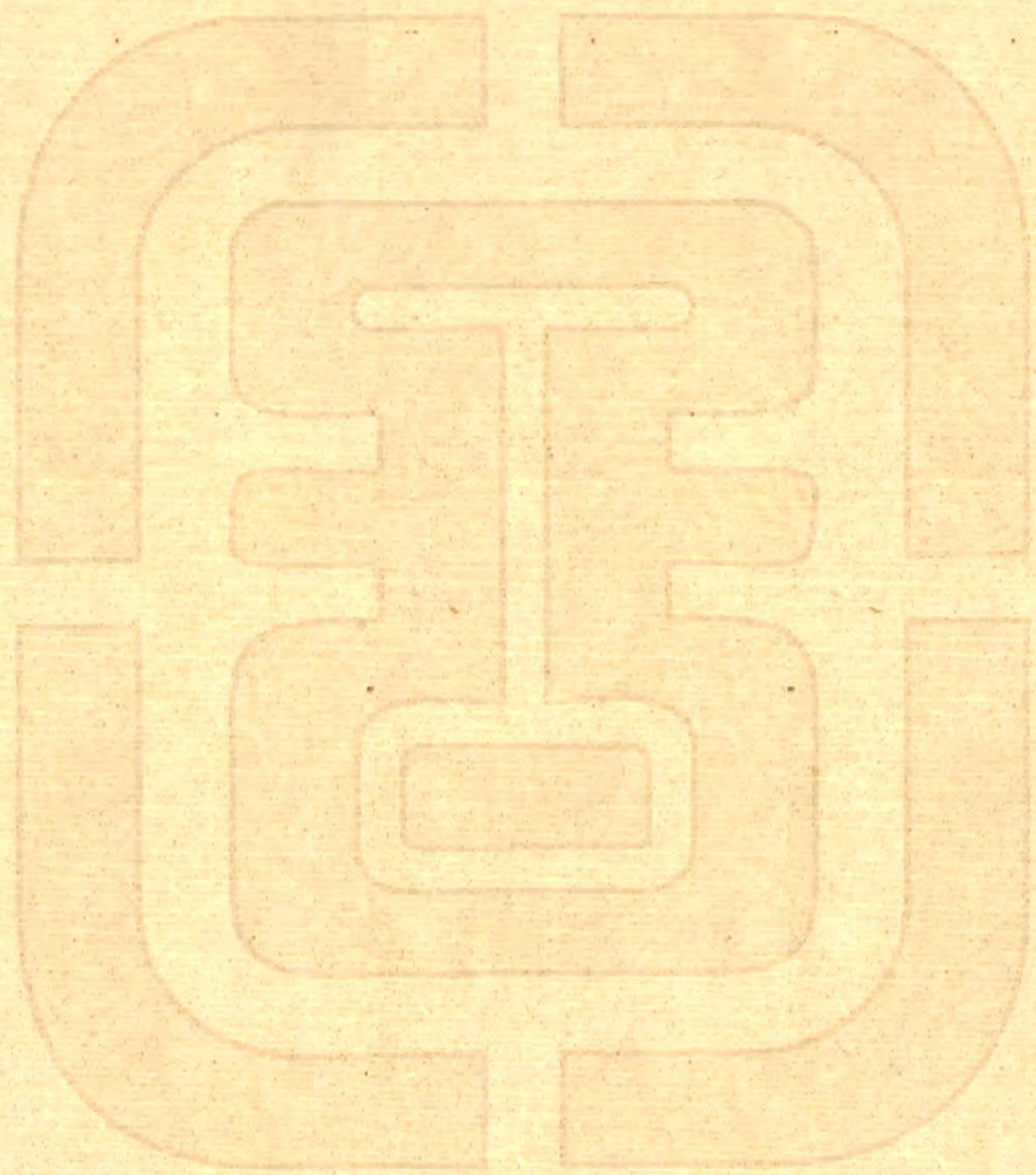


北京歷史風土叢書



卷上

北京歷史風土叢書

梁啟超署檢

民國十四年
春北京廣業
書社出版

北京歷史風土叢書序

瞿子撰北京歷史風土叢書。徵序於余。余於此無專門研究。何足以盡瞿子。顧有一事。為自來言都門掌故者所未注意。或亦瞿子所樂聞也。清宮城之制。沿於明。明沿於元。今人徒歎北京宮闕之宏麗。而不知其始建築者阿剌伯回回教徒也。黑迭兒也。黑迭兒為建築學專家。元至元三年。定都燕京。詔張柔段天佑也。黑迭兒同行工部。修築宮城。元制工部尚書三員。張柔武人為鎮功奇。石張宏範之父。翌年即卒。未與其謀。段天佑亦武人。不諳工事。曾任大都留守。其職掌猶衛戍司令。而也黑迭兒則兼領茶迭兒局。茶迭兒華言廬帳。猶土木工程局也。此事詳載歐陽奎齋集馬合馬沙碑。而元史世祖紀書修築宮城事。獨遺也黑迭兒之名。僅言其中統至元間修瓊花島而已。陶宗儀輟耕錄言元宮闕制度甚備。亦不言計畫建築者為誰。孫承澤朱奕尊諸書。更無論矣。此吾國士夫從來輕視異教徒及工程學者之過也。願因瞿子書一表彰之。

民國十四年二月新會陳垣書於北京西安門外勵雲書屋



北京歷史風土叢書之一

京師偶記

天下之地古稱東西二萬六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共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百四頃。硤確不墜者千五百萬二千頃。此特就中古聲教之所被言之耳。本朝合發祥之地與四十八家之土壤以大一統而又平定台灣點洞苗獠莫不向化幅員之廣無過今日。

明之文淵閣在宮禁深嚴之地故謂之內閣入內閣者止稱直文淵閣惟徐武功署銜自稱掌文淵閣事人皆議之凡官至三殿二閣二坊大學士無不入內閣者不得預機務雖編修贊善有入內閣者即參贊帷幄今之南書房彷彿文淵祕閣入直者并不署銜止事筆札亦不盡預機密然密邇至尊內外已具瞻之矣。

丙子正月天子為元元祈福遣大臣分行祭告廿七日上御保和殿頒賜冊文香帛給御蓋一龍轟二御仗二或云以西征循永樂故事凡四海五鎮五嶽四瀆關里長白山帝王陵共五十九處。

遼東廣寧混同江北海之神山東萊州府東海之神山西蒲州府西海之神廣東廣州府南海之神。

遼東廣寧北鎮醫巫閭山之神山東青州府東鎮沂山之神陝西鳳翔府西鎮吳山之神山西平陽府中鎮霍山之神浙江紹興府南鎮會稽山之神。

山東泰安府東嶽泰山之神陝西西安府西嶽華山之神河南河南府中嶽嵩山之神湖廣衡州府南嶽衡山之神山西大同府北嶽恒山之神。

四川成都府江瀆之神河南南陽府淮瀆之神河南懷慶府濟瀆之神山西蒲州府河瀆之神。

至聖先師闕里。

兀喇地方長白山之神。

河南開封府太昊伏羲氏陵。

河南陳州府商高宗陵西華周世宗陵。

河南河南府漢光武陵孟津宋太祖陵鞏縣太宗陵鞏縣仁宗陵鞏縣。

湖廣衡州府炎帝神農氏陵。

湖廣永州府帝舜有虞氏陵寧遠九疑山。

山西平陽府女媧氏陵趙城商湯王陵榮河。

陝西延安府黃帝軒轅氏陵中部

陝西西安府周文王陵咸陽武王陵咸陽成王陵咸陽康王陵咸陽漢高祖陵咸陽文帝陵府城東宣帝陵長安唐高祖陵三原太宗陵九峻山憲宗陵蒲城宣宗陵涇陽後魏文帝陵

山東兗州府少昊金天氏陵曲阜帝堯陶唐氏陵東平

直隸大名府顯項高陽氏陵滑縣帝營高辛氏陵滑縣商中宗陵內黃

直隸順天府金太祖陵世宗陵明宣宗陵孝宗陵世宗陵俱天壽山

塞外起輦谷元太祖陵世祖陵俱在順天府望祭

浙江紹興府夏禹王陵會稽山

江南江甯府明太祖陵鍾山

遼東廣寧遠太祖陵木葉山

甲戌夏五月召翰苑諸臣應制計詩題十八論一賦一

京師正月朔日後遊白塔寺望西苑旃檀寺看跳喇嘛打莽式打鞦韆
元宵節前門
鑼市琉璃廠鑼市正陽門撲釘五龍亭看煙火唱秧歌跳鮑老賣粉團
十六夜女子

二

出遊謂之走百病燒金龜玉鍊石獅牙以療牙疾十九日集邱長春廟謂之燕九

廿五日謂之添倉日大小之家俱治具飽食二三月高粱橋踏青萬柳堂聽鶯弄笙
後涿州徽廟進香迎駕四月西山看李花海棠院看海棠豐台看芍藥煮豆子結緣
送春賽會五月遊金魚池中頂進香藥王廟進香六月宣武門看洗象西湖賞荷

七月中元夜街市放餛飩口點蒿子香燃荷葉燈八月中秋夜踏月買兔兒王九月
月登高花兒市訪菊城牆下觀八旗操演婦女簪挂金燈九日歸寧十月上坟燒紙
弄叫由子十一月跳神十二月賣像生花供佛打太平鼓

貴戚遇喪裝款客必供各色環餅用牛羊乳酥為之不下二十餘種凡作全料環餅價
值三十餘金

本朝歲暮將祭享選內大臣打莽式例演習於禮曹其氣象發揚踴厲蓋宮廷萬舞之
變態也王公貴戚於新正競演之以相戲樂其態婉孌柔媚或令婦女為之此又莽式
之一變耳

禁中冬月打滑澣先汲水澣成冰山高三四丈瑩滑無比使勇健者著帶毛豬皮履其
滑更甚從頂一直挺立而下以到地不仆者為勝

于公罷相倉皇出都。以節中所收蠟燭贈一親故。需之得八百金。又有一屋新漆葫蘆。云是相國夏日。偶需此以押簾旌。門下士競獻之。皆縷金錯綵。積之遂滿一屋也。北人殺小牛。自脊上開一孔。挖去骨肉。外皮皆完。揉軟以盛湮酪酒漿。謂之渾脫。浙中人家。水溝多用陶瓦為之。如窰突狀。名之曰淫。取其流通不壅滯也。北地少水。人家多於山上置閘蓄水。遇旱則開以灌田。名之曰沛。取沛然之義也。

甲戌冬。皇上命繪畊織圖。刊印以賜諸大臣。使知稼穡艱難。織作勞苦。每幅有御題詩句。拜瞻之次。不啻讀騷風無逸篇。有位者亦當體認一番否。

紙糊套在真定贊皇縣境。其中萬山層疊。與北直河南山西三省之地。犬牙相錯。徑路叢達。國初以來。有積寇盤踞險要。賦稅不供。招納亡命。時出四劫。自淮巖寺以內。吏不敢問。于公成龍。再撫北直。慮為肘腋之患。特疏聞於朝。以重兵搗之。有十餘人出降。其餘孽猶竄伏山谷中。拊循之責。是在守土者。

遇蜀之赴公車者。言張獻忠入蜀時。屠殺幾盡。獨以梓潼神張亞子為其同姓。不戮梓潼一人。神之香火得以不廢。甚矣聯誼之有益也。

塗壁須以麻搗土。京師人截舊麻索為之。謂之麻搗。昔趙韓王治第。麻搗錢一千二百

餘貫。麻搗之名。其來久矣。

元朝北人女使。必得高麗女孩。家童必得黑廝。不如此。謂之不成仕宦。今旗下貴家。必買勝鬚子小口。以多為勝。競相誇耀。男口至五十金。女口倍之。

畿輔神道碑最高華。類皆後人尊顯其親之所為。以桑所見。豐碑多矣。若河臣靳公者。庶幾無愧。然人之傳與否。豈藉墓前一片石耶。邪。律楚材嘗囑其子曰。樹我墓碑。必以礪石。而楚材至今稱矣。

豐台芍藥最盛。園丁折以入市者。日幾千萬朵。花較江南者更大。豐台在京師南郭。是處皆貴戚花園。不減洛陽名園。不知亦有人作豐台名園記否。

文和尚名果。字園公。衡山先生之後。皇上南巡。適見之。命入京師。居玉泉精舍。寵眷殊厚。和尚一日携其孫兒見。上問何事來此。和尚對曰。來此應舉。上曰。應舉即勿來見。聖主防微杜漸。寧可以非分希望恩澤邪。

憫忠寺大雄殿下。露臺極寬。臺右槐一株。不甚高。羣鳥構巢其上。越數日過之。中一巢將成。餘巢功止一二。竊意鳥之巧拙。何懸絕乃爾。坐階砌視之。見羣鳥爭銜技入巢。安枝已竟。旋即飛去。居中者執伺其去而盜之。羣鳥拮据以求。此獨捷取而得。且所盜無

幾而餘枝皆紛紛墮地。真鳥賊也。爭奪之風下及羣鳥。為之慨然。

都門閭將極橫。當於市逼詐一人。有書生特儒雅。從中解馬。閭將轉眸擁此生。生略不介意。近之即倒。並不見其揮拳相向也。旋起旋倒。生神氣益靜。羣閭將皆塌地仰面視。不敢動。生徐步而去。或追問之。云是江右人。姓史名卓夫。

于公成龍撫北直。於大道築長牆。以禦響馬。實一時良法。後以勞民罷之。趙恒夫有詩曰。百里長牆攔賊馬。綠林昨夜繞官衙。語含諷刺。似未諒立法之意。

南巡圖集眾長。筆墨精到。為希世之寶。凡八九易稿。而後進御。其副本留廣平第中。皆傑作也。

朝廷需用祿匠。吳郡特送四人。初到即發出細腰葫蘆一枚。令祿其裏一人沉思良久。乃去蒂入盤。鋒其中。令三人互搖之。使極光潔。然後用白棉紙水浸一宿。調勻灌入。即傾去。俟乾復灌。如是數次。然後進御。破之。則微裏有紙。而更無補綴之痕。

右北平五峰山。五峰連延。其青不斷。昌黎祠在焉。山有石罅。迸裂一線。生松一株。長僅尺許。奇詭絕世。尤悔菴有一尺大夫松之咏。山僧云。此松已數十年矣。

涿州郵亭有詩云。棄子拋夫咽北風。驅馳心逐曉雲空。此身一死非難事。惟戀今生魂

夢通。己丑冬日。晉中薄命姜徐淑題。

山海關澄海樓東。有孟姜女墓。墓在水中央。與波濤上下。縱銀濤萬丈。不到墳頭青草處。

北人呼駱駝為肉屏。沙漠雪威。用兩駱駝架斷梗其上。覆之以氈。終夜不動。暖勝肉屏也。

北地有草子。凶歲以為食。

阮亭先生幼子。小字虎兒。三歲能誦唐詩百首。

章皇帝萬幾之暇。時召木陳玉林諸僧。講究宗旨。皇上南巡。亦嘗與諸老宿相印證。所幸名利。輒灑宸翰。兩朝深通內典。獨無修齋造像之事。真乃具大神識。洞徹空相。木陳和尚封弘覺國師。有北遊集。

厄魯特噶爾丹違背誓約。與喀爾喀構怨。數為邊患。聞部下有南人教之侵擾。烏瀾布通之後。誘之深入。距京師七百里。已成擒矣。卒使之得志而去。乙亥秋。復大出師討之。以塞外早寒。不戰而歸。後探知竄伏巴彥地方。命撫遠大將軍費揚古。甘肅將軍孫思克。從西路進討。徵天下甲仗。出太倉儲粟。發秦晉燕齊之卒。與八旗之眾。三路分兵。中

權自將內外百僚助供戰馬滿漢子弟押運從征上於丙子二月親率六軍出居庸關軍行日止一餐又步行三十里以休戰馬於是士卒頗飢疲幸天心助順枯草先青地脈効靈甘泉隨湧大軍得直抵沙漠五月朔軍次陀陵聞寇據克魯倫河追至其地卒然而遁復由克勒河朔抵陀諾山寇已越土喇河西去矣適運糧不至遽爾班師留平北大將軍馬思哈屯塞外西路大兵過其遊騎於昭木多力戰走之至九月上復校獵口外實防秋也丁丑春復議出師百官富民捕駝駝數千頭以助輸輓不以車運而以駝運蓋有鑒於前車也遠人不靖頻勞聖躬盈廷竟無衛霍其人乎可嘆也丁丑之後悉出銳師軍容之盛千古無比謂厄魯特噶爾丹竟膽落而死其子亦就擒獻闕下果爾則西郵大定廟堂自此高枕矣

戴文魁者天下之巧人也藏諸樂器一櫃中作發機牽引之八音並奏移宮換徵不差累黍此人貌極醜怪聞都下諸貴人特愛之其所製弓戲亦極生動蓋近日所尚者皆百戲雜藝之人而優伶為最

丙子客於京寓宣武門一道院院有槐兩株樹多青蟲雀來啄之即吐絲而下潛匿草間其下甚速雀去枝不復動則徐徐銜絲而上有童子見焉日蹴而殺之幾無子遺嗟

夫蟲有避雀之智而無禦人之術可悲也

都下官多錢少人眾食難有歌童而無名妓有鼠竊而無大俠有假名士而無真文章豐台芍藥有名點妝紅者最為佳豔要白質豐而神清花品尤高

朝廷祀泰山之次年齊東道中產佳禾一莖三穗

葉洮字金城青浦人胸有邱壑暢春園一樹一石皆其布置洮告歸後復入都卒於旅舍朝廷特給內帑為之賻

江東決明花七月始開北地五月間已著花其葉較江東者差大

京師玉簪花亦五六月開花較小而香更烈

千葉榴花其大如茶杯園戶摘入柳筐中與玉簪並賣但聽街頭賣花聲便爾心醉不必更向燕趙佳人綠簪邊見也

千葉蜀葵花花朵特肥厚豐滿更多幻色

刺梅園在龍泉寺南刺梅花正黃其品遠勝金絲梅

京師海茹如斗大又白茄色如玉名水茄北人生啖之如嚼哀梨也

黃芽菜絕勝常品出安肅者尤精每秋末冬初爛煮食之正不羨江東早韭晚菘耳

己未春初至京師。帽塵未拂。即往相國寺看古松。離奇屈曲。俱作龍形。不覺嘆絕。丙子秋復理遊履。古松無一存者。京師熟地。賴支離數公。冷韻落落雲外。今一旦化作老龍飛去。縱有西山雪蘆。滿月又誰為伴邪。

珥耳飾也。俗名耳塞。南人曰耳環。北人曰耳墜。近皆飾以明珠。勝國宮中。則俱用藍寶石。

釧俗名鐲。亦曰鐲。古有金玉跳脫。楊妃以紅粟臂支賜阿蠻。皆釧之屬也。近時北方貴戚。厭金玉。以金剛子之最細者約臂。亦韻。

真定三梁俱有園亭之勝。蒼巖相國有蕉林書屋。所置法書名畫玩器。為一代之冠。光祿公有冷然亭。少宰有白蓮亭。

汪蛟門舍人夢得十二硯。因以銘其齋。并繪一圖。舍人羅十二硯於席間。手抱一硯坐雲藹中。大石壁下。硯具各種色。規制甚奇。其間雲泉松石。乃惲正叔手筆。一時名流題韻甚多。

素菴公為赫賂力相國之子。方春時。招客月上軒。值東宮手書一福字。賜之。字徑七尺。書於繭紙。勢岌岌飛動。座客朱襄賦詩曰。墨花五彩騰萬丈。潛龍露爪春霆馳。襄字贊

皇。本錫山田家子。以詩遊侯門。安郡王特重之。為營旅舍。賜額曰一亭雲。因以名。其集其詩。有即使牡丹真富貴。有誰來看未開時之句。余欲易富貴為國色。贊皇當為首肯。龍泉寺西南人家墓前。有古松一株。大可合抱。高僅數尺。勢如臥龍。陰迴數十步。惜為俗人鋸去兩大枝。然觀者已為歎絕。

燕市有蔡乞兒者。肌體半露。糟糠不充。而視財貨澹如也。於市拾遺金七十兩。日懷金求失主不得。乃埋而識之。越數月。遇夫婦二人相對泣。乞兒驚曰。噫。是我所索乞者也。何為至是。詢之。知其貸富人金。鬻產不足。鬻女不足。復訟於官。將受刑。乞兒奮然走告富人曰。公之富千百於某。既盡其膏髓。而復欲其命。倘一旦夫婦俱死。如天道何。我為償七十金。餘宥之何如。因同至埋所。掘金授焉。富人愧謝曰。汝能是我獨無人心耶。受五十金。餘可持去。夫婦泣而兩謝之。乞兒復以五金贖其女。以十五金買木棉二百餘斤。分之同乞者。身不多銖兩。嗟乎。分金為古人高誼。身為乞者。能周人之急。贖人之女。恤人之寒如此哉。

陳疣瘡亦京師乞兒也。年可五十。項有癭。人故以疣瘡呼之。每負母乞於市。有叔簡氏者。素喜施。以其負母也。施倍焉。或冬寒。母子俱衣之。數及門。無厭曰。惟公慈。故敢數數。

他無望矣。門吏曰：此輩窘於食，每負他人嫗，詭稱母，實非母也。叔簡氏悟其偽，絕之。後數月復奔告叔簡曰：母病危，乞一席為藉，吞聲泣不能語。叔簡氏與以錢五百為棺具，使人伺之。買棺斂其母，雇一人舁至城南亂家埋焉。竟日哭不去。叔簡氏悲之，明日使人饋食，死墓旁矣。叔簡氏更斂而葬，孝哉乞乎。

替女焦存兒，年十九，無所依，乞食京師之明智坊，獨行獨止，羣乞兒欲犯之，則號呼以頭搶地，哭曰：薄命之身，既無媒妁，寧肯為淫婦作罵名乎？管草廠魯朝者，憫之，為配一替兒，習拍板唱，挂真兒。夫婦沿街乞食，踰年替兒死，魯為葬之。又憫其獨處，欲為再耦，存兒痛哭，薄命人不即死，嫁一夫，經年而亡。是我不當有夫也。且吾學夫之歌，以乞食，食多於為女時，忍以其歌共他人食乎？竟不嫁。魯給之門房，與一跛嫗共朝夕，乞食終其身。

康熙三十五年，命前廣平相國子駿修葺蘭亭，鑿山引泉，庭榭之盛，視昔有加。秋初繪圖以進，非不美矣也。然已失却本來面目矣。

和神之國，氣候常如春深，地產大瓠，瓠中皆生五穀，不種而實。樹木生綠絲，可為衣。水泉皆如美酒，飲多不醉。余每誦酒債尋常隨處有之句，願我來世生此國土，日飲甘泉。

百杯不醉不醒，不必更食瓠中穀衣樹上絲也。

趙水行而山處，以船為車，以楫為馬。今北人則以車為船，以馬為楫，長鞭一落，徒若風帆。

泣童割袖之風，盛行於今，執役無俊僕，皆以為不韻。宿酒無歌童，便為不歡。內府之雕鞍駿馬，錦衣綉被，下逮優伶，章服可謂掃地矣。近亦曾禁其服飾，未幾而僭侈如故。當途者何不并其人而盡逐之耶？

自古淫侈之風，莫甚於陳隋唐三朝。玉樹之詞，迷樓之豔，已作前車。霓裳之舞，梨園之曲，復臻覆轍，豈不并為千古之殷監哉？

元朝有納粟立功二途，南人在都下求仕者，北人目為臘鷄，至以相警詆。蓋臘鷄為南方饋北人之物也。

平臺在天壽山東，成祖嘗駐蹕焉。屈華夫弔之曰：翠華紅旗去不還，平臺一片朔雲間。玉環何日歸廷尉，流落龍沙戰血乾。披讀再四，抱杞憂者能不寒心。

聞長安樂，則出門西向笑。蓋天下之人，心豔京師久矣。方其處蓬茨，數鹽米，披短褐，嚼黃蘗，偶遇人談京師，未嘗不伸頸側耳，張口舒眉，以為津津乎言之有味也。其有願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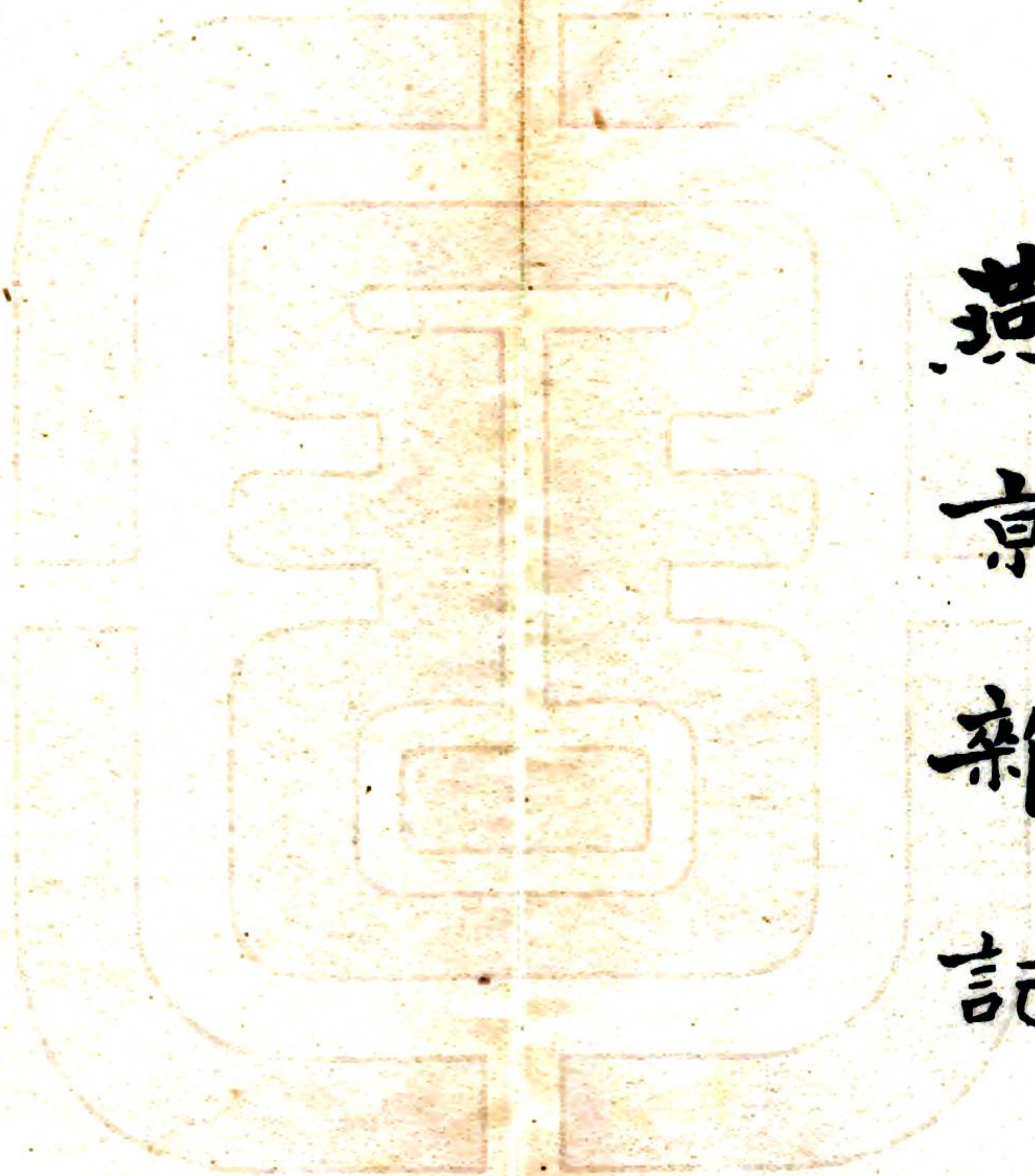
奢侈才辯過人之士尤企奮臂惟恐不得去今日議束裝明日議束裝心慕神馳每飯未嘗忘京師焉阻之者曰京師才藪也海內奇巧怪異神通變化之士集焉况遠遶幾千里舟車水陸之途寇盜出沒風波險惡可畏也或住菴院或住會館李囊有限阮哭輒生可畏也惘惘而北復惘惘而南江東父老何面目見之手可畏也於是願力奢侈才辯過人之士欲進不敢欲退不甘又交戰於中而無以自決然而聞人言則猶伸頸側耳張口舒眉怩怩然悵悵然皇皇然戚戚然也日益久傳聞日益衆方言俗語盡入於耳又不止前所云而已由其論可使富者入京師而貧貧者入京師而富富者擁厚幣文當道出則聯騎入則重裯大字之達官日與往還高駟之線夫相與角逐今日會一票畢矣明日會一票畢矣久之而會者不會矣而畢者真畢矣而大字者不來矣而高駟者竟過矣若論貧者則瑣屑細碎不可殫述京師例食老米難下咽然斗米猶青蚨二百餘貴則三四百不等例燒煤煤以塊計塊或青蚨者五六或八或十不等溫炕亦用之而其中有毒中其毒者立死須鹽汁升許乃甦遲則不可救菜羹肉食價率三四倍於江南出必騎非騎則人鄙之而名流奔走猶不可少行必羈一以避塵一以壯觀非若江南之可以履也衣必華夏則紗冬則裘非若江南之可以布可以絮也又

多大風風灰相遭對面不相識人畜之失之埃雜焉大小車最衆車率以牛馬牽駕策之者持丈餘長鞭鞭其後驅而來者雖呼號弗讓也短視者恒撞仆即眸子瞭焉者亦難卒避有前門者若官若民若滿若漢負者戴者騎者與者驢騾羊豕鷹犬之屬雜當其間尤係要津不得不出入其門少不慎則竊者盜其衣物以去有假裘以謁貴人者入其門而喪其半襟見者笑之二三月間挖溝出水臭不可通人行泥濘中偶不辨徑則陷入不能起又四分五出胡同最多欲訪要人僅知其某處而未詳其所由達縱家至而戶詢之不能得况北人聞南音即相侮往往給焉幸而至其處而聞人詞色甚倨不即通幸而得通而要人以趨之者多不得即見其訪相知之官於朝者雖其家不貧見投刺輒攢眉相向語云相知見板三片蓋以不能炕不能牀例用銀買板三片以支卧具也即僅僅探望無居停意而主人亦甚不喜一慮答拜難遲再慮須留一飯然拜期率遙遙莫定而一飯之說久而自罷也一切服飾起居酬酢應對之難聞者動色而談者又嗟咿囁囁若有不可盡言者於是願力奢侈才辯過人之士聞之而驚而懼而束裝之議幾息然而聞某也入京師而富矣某也入京師而貴矣則猶伸頸側耳張口舒眉怩怩然悵悵然皇皇然戚戚然也夫欲來者誠為痴絕而阻之者毋乃太甚驚而

懼可以不來。慕而追何必不來。來者自來。否者自否。如其否也。則如不聞。不必伸頸側耳。張口舒眉也。如其來也。雖聞弗聽。更不必怦怦然。悵悵然。皇皇然。戚戚然也。今而後其各攜所刊考卷新製詩賦舊作。卿老之札。幾封中箱之書一束。漆骨扇百柄。杭綾字數聯。陸則揚鞭策馬。長驅入彰義之門。水則一葉扁舟。曲折達通州之岸。安見長安道上。著不得一個半個南方措大。浪蕩相公。而必處蓬茨。數鹽米。披短褐。嚼黃蘗。徒怦怦然。悵悵然。皇皇然。戚戚然也。此其說得之。吾友之友石城生。余轉詢吾友曰。來則來矣。然而來者畢竟如何。今日同在會中。連道連道。不得仍前伸頸側耳。張口舒眉。須是打穿桶底。大家說破。吾友曰。吾欲說。只是說不出。余笑曰。吾亦欲說。究竟不可說。不忍說。向來亦無人肯說。即以是作續長安說。

北京歷史風土叢書之一

燕京雜記



立春日都人多買蘿蔔生食之謂之敲春人作春餅。元日祀神及先祖。翦紙不斷至大餘供於祖前謂之升張焚之。正月初旬拜年者踵門疾呼接帖投一名刺。恩恩馳去多不面晤。主人司閽者記其姓名於冊多有不識者。倘無司閽者客到嫌於啟門貼一紙囊於門外。外寫請留尊東四字。拜者投刺於中即去。浮文無當一至於此。

元旦至五月初無屠炙初六日始有賣物者。

上辛日朝廷祈穀至天壇御筆高丈餘十六人昇以象馱祭品初二至十六開琉璃廠上元設燈謎猜中以物酬之俗謂之打燈虎謎語甚典博上自經文下及詞曲非學問淵深者弗中。

十九日謂之燕九二月初一街上賣太陽餅歲一次買之以祀日也。

清明人家上墳於市上買盒子菜以祀之即南邊之饌盒也。

五月五日多集天壇六月初伏日浴象浴畢象向官折半膝謝焉。

中秋人家賀月宮圖中繪兔人立男女陳瓜果拜兔爺。

十

燕俗不重冬祭南人官於京者設筵祀其先人邀鄉親飲之。

十二月擊羯鼓或謂之臘鼓又謂之迎年鼓初八日累累果至百煮粥二十四日刻竈馬祀竈以板印竈神於紙謂之竈馬祀後焚之。

歲杪兒童始放紙鳶至來春清明乃止。

宣武門內有馴象所中有指揮一員司之象各一房房列東西戶南向每象一奴奴知象意象曉奴語服役惟謹視若主人所謂受爵祿一如武弁至有封大將軍食一品祿者象如窮乏欲與借俸則必哀求切禱或以母飢子寒為言俟其肯肯乃能持去否則不敢有人觀者能以鼻作鼓角聲能以後足作半折之禮與錢象奴奴於耳邊絮語象亦晚視其奴得錢滿意與否然後為之獻技也。

朝廷有事於南北郊及祈穀雩祭大典必使象馱祭器駕輅車以出。凡朝賀日象於午門立仗所立之位視其爵祿尊卑以為後先不能稍逾咫尺駕未御殿散行執草一聞鐘聲即按部就班懍然肅立俟百官畢入東西交鼻無敢踰進者矣。如獲罪貶秩則立仗時必退居貶所不敢復立原處或有病不能立仗及駕車馱物則詣他象處面求代行他象亦審其病否然後應之至入朝遊誤及無故傷人則宣勅杖。

之俯首受杖杖畢仍屈膝上謝杖者物狀甚蠢笨而食祿感恩猶尚如是。可以人而不如獸乎。

每歲初伏日浴象西濠觀者近萬人按客滇偶筆及露書亦雅諸書皆謂象浴於水必交雄俯雌仰浮合如人。但必擇人迹不到處如見人則羞而止。今京師洗象悉無交者豈以人迹所在乎。象之知恥又如此。

燕齊之室瓦上無窗以透光者如室南向則於南北牆俱作牖牖去地僅二尺餘臥室土炕即作於牖下牖與炕相去無咫尺論語謂自牖執其手牖作南北解俱可而必拘於南者似屬作意後覽羣經別解已有先得我心者。

京師房舍牆壁窗牖俱以白紙裱之屋之上以高粱秸為架稍倒繫於桁桷以紙糊其下謂之頂棚不善裱者輒有綳紋京師裱糊匠甚屬巧妙平直光滑仰視如板壁橫懸或間以別紙點綴為井楹刻桷狀真如油之漆之者然又有琉璃紙俗謂之光明紙用以糊窗自內視外則明自外視內則暗歐陽元功漁家詞所謂花戶油窗通曉旭者此也。

裱糊多間歲一易侈者一年四易北地高燥即春月亦無溼氣發洩者。

燕地風沙無微不入人家窗牖多糊紙以障之冬日又防寒氣內侵或易以高麗紙至夏日又於窗紙去其一二裱以疏布使其除暑納涼也布外仍繫以紙有風沙則舒之無則卷之。

渡河以北漸有風沙京中尤甚每當風起塵氛埃影沖天蔽日觀面不相識俗謂之刮黃沙月必數次或十數次或竟月皆然裴說詩曰日生方見樹風定始無沙馬戴詩風折旂竿曲沙埋樹杪平黃滔詩野燒枯蓬旋沙風匹馬衝范鎮詩邊日照人如月色野風吹草作泉聲皆善狀燕地風沙之景。

都人謂清明日風作則一月內無日不風亦無日不沙矣戊寅清明日風作余驗之良然。

風沙之起觸處皆是重簾疊幕窗牖籠窗然鑽隙潛來莫知其處故几席間拂之旋積古人謂京師輟紅塵土不其然乎。

京城街道除正陽門外絕不砌石故天晴時則沙深埋足塵細撲面陰雨則污泥滿道臭氣蒸天如游沒底之壑如行積穢之溝偶一翻車即三薰三沐莫蠲其臭。

京師瀾藩入者必酬以一錢故當道中人率便溺婦女輩復傾溺器於當衢加之牛溲

馬勃有增無減以故重污疊穢觸處皆聞余初入都頗覺氣味參商苦出門者累月後亦安之殊不覺矣古人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具有至理

便溺於通衢者即婦女過之了無忤容然是怪事欲預養廉恥之源者當議論及此人家掃除之物悉傾於門外竈爐爐灰瓷碎瓦屑堆如山積街道高於屋者至有大餘入門則循級而下如落坑谷

南人入京多卧木榻每至寒冬時背卧處必溼雖複裯疊褥而薰蒸上透如至重淵積水間也余初不省既而背骨隱痛撲衾始知藥之數月乃愈蓋夏秋積雨溼氣潛伏冬日開爐水得火而蒸其氣也擬之造酒其說自明若北人專卧土炕故無此患

東西二濠冬月冰結設木榻渡人謂之冰牀牀上可坐數人一人挽之疾於車馬有好事者聯屬數牀置酒其上東西往來如泛銀湖又如晶宮亦一韻事也

京城二月淘溝道路不通車馬臭氣四達人多佩大黃蒼朮以辟之正陽門外鮮魚口其臭尤不可嚮通觸之至有病亡者此處為屠宰市經年積穢鬱深溝中一朝洩發故不可當也

竊行道人佩物者南方謂之翦絛京師謂之小利方其割物時旁見者不敢言言之即

十二

以暗刃相仇盛夏時有跑熱車之戲貴介公子疾馳為樂以駿馬駕輕車使僕夫痛策之瞬息百里猝不及避者立斃於道

城北有鐘鼓樓俱是執石所築張闢無用木者相傳一用木必遭火燬云

大學在城東北隅元至元間所造設周宣石鼓置於廟內門之外有新石鼓十東西各五乾隆間上仿古式而製者也東豎一御碑詳記其事西一碑張照書韓文公石鼓歌字大二寸餘碑之前後左右皆滿書法秀勁可愛

彝倫堂前有古槐一株元許魯齋為祭酒時所手植也國朝已枯死數年矣乾隆丁亥旁幹重生適遇慈寧皇太后萬壽之年御製詩以紀其瑞具刻於碑

于忠肅祠在崇文門內祿背衙公賜宅也

貢院在城東相傳為元時禮部舊署明永樂間改作貢院國朝因之地甚狹東西文場相隔僅四丈餘號舍頗覺寬廠惟小西軒殊逼仄耳明遠樓甚高登其末層西山峰巒北闕宮殿瞭然在目樓柱有聯云夜靜文光冲北斗秋來爽氣挹西山秀楚翹先生所題也

貢院東有觀象臺高近十丈與城堞相峙上有渾天儀一具即書所謂璇璣也銅鑄為